

她們的活



宇宙風社

354333

她們的生活

她們的生活目錄

補襪子·····	謝冰瑩	(一)
剪髮小史·····	樊秀林	(二)
教學生與教兒女·····	孟拙	(二七)
從廚房到成衣店·····	乃琴	(二三)
老姑娘和小學生·····	石文	(二九)
人之初·····	李素	(四一)
對於孩子的愛與憎·····	雪因	(四九)
找事·····	宛青	(五七)
橄欖味的生活·····	陳藍	(六九)

說話.....馮和儀（七五）

病.....第君（八七）

美的心情.....孚英（九一）

爲甚麼.....曉筠（九九）

四個問題的討論.....葉倩（二〇三）

漫畫.....
雷迅
華君武

補襪子

冰瑩

補
看看襪子的後跟，越破越長了，我很着急，爲了沒有第二雙可以換洗，我真不知要怎樣應付這個難關才好。

襪帶是在初入獄的那晚，就被沒收了的，因此襪統老是往下滑，滑下了，我又把牠拉上來；但是，一站起，牠又滑下了。不要說，本來就是一雙不大好的襪子，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是新的，又怎能保得住不破呢？

「破了，你的襪子破了！」

那位女強盜良子，已經對我說過兩次了，但我祇是望着她微微地一笑。今天她在吃完早飯後，忽然又注意到我的腳上來。

「你沒有帶襪子來嗎？」

她像很關心似的問我。

「沒有！」

「有人會替你送東西來嗎？」

我知道在「東西」兩個字裏面，是會包含着襪子的。

「她們不知道我在這裏，自然不會送來。」

她重重地嘆了聲氣，我們便仍舊低下頭了。

良子是我入獄那晚，最初認識的青年女犯，她的年齡，據她自己說還只有二十三歲，但臉上的皮膚，却看得上將近三十歲的中年婦人。在女監中，她是個最愛清潔者，但也要像她這樣的人，才有愛清潔的可能。她很會說話，善於表情，說得不文雅一點，她是個吊膀子的能手，一顆交際明星。她和每個看守都要好，連那個整天板着鐵一般的臉孔的巡查，見到了她，也不能不微笑一下。她的名字，所有男監的囚犯通通知道，這固然一半因了她是東京著名的女盜，其實呢，她實在太媚人，太有外交手腕了。誰都知道她在監中是個有相當地位的犯人，她的生活似乎過得很舒服，吃的雖然和我們一樣，但她可以多喝一碗味噌（註一）湯，或者一碗開水；不到小便的時間，她可以叫看守開了門讓她去小便，洗臉，或者換襪子，洗衣服；晚上，她更是個特殊階級了，誰都任一顆

頭在硬梆梆的冰冷的蓆子上滾來滾去，她却有個舊毯子做成的枕頭。她的襪子老是那麼潔白潔白的，因此每次當她的視線落到我的腳上時，我總感到一種無名的討厭。我覺得她兩道視線就是輕視我，譏笑中國人骯髒的表示。好幾次當她望着我的像抹布一般的襪子時，我就想對她說：

『如果我像你一樣帶了衣服來換洗，我的襪子也許比你的更白！』

然而我不能說，原因是她幫助了我一件大事情，誇大點說，她簡直救了我們一半的生命，因此我不能得罪她。

x

x

x

又要去審問了，拖上那雙比我的腳要長二分之一的爛草鞋，走不到十步，就要掉落至少六七次，兩隻襪統垂下來當做掃帚掃，在上樓梯的時候，走在我後面的偵探，忽然踏着我只垂下來的襪統了，我站了一下，他立刻罵起來：

『馬鹿，（註二）為什麼不快走？』

『你踏着我的襪子了。』

我並不示弱，毫不客氣地大聲回答着他。

『扯上來！』

真是混蛋，他不自己認錯踏壞了我的襪子，反而責備我沒有把襪統扯上來。我沒有立刻執行他的命令，一直等到走進了警察長的辦公室，才彎下腰，把襪子往上一扯。

『Che——雅布列他！（破了的譯音）』

另一位偵探，像發現了奇蹟似的，望到我這隻破襪子輕蔑地Che了一聲，警察長連忙從我的頭上直看到腳跟，斜着眼，輕輕地左右搖擺他的頭。我知道在這些動作裏，一定包含着這些句子：

『看，你這不愛清潔，不愛整齊的支那人，襪子這樣髒，而且破了……』

『警察長，可以允許我寫一個明信片給一位朋友，要他送幾件衣服來嗎？』

趁着這個機會，我大膽地問他。

『不能！』

『大鳥 Apartment (註三) 的鑰匙是在你手裏的，請你打發人去替我們拿幾件換洗的衣來好嗎？』

『不能！』

『那麼我們要什麼時候才能出去呢？』

『不知道！』

『可以借口針給我補補襪子嗎？』

『馬鹿，不要嚕哩嚕嚕！』

這罵聲，又是剛才那個踏我襪子的傢伙說的，他大概想要特別巴結警察長，所以故意裝出那副兇惡的鬼臉來。

審問完了，垂頭喪氣地，一步步走進了我的牢獄。

好像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似的，僅僅只爲了襪子破了，就這樣惹起他們的輕視，他們的注意，真有點令人氣得發抖！我下決心要把牠補好，但是那裏來的針線呢？首先我輕輕地問良子借針線，她搖了搖頭，我以爲她沒有聽清楚，又伸出腳來，把破襪子給她看，告訴他是爲了補這個用的。

『不行呵！牢獄裏不許有針線的。』

其實，我並不是不懂牢獄裏不許有針線的規矩，而是以爲她是個有「本事」的「特別」囚犯，應該可以弄到針線的。

『石田樣，我的襪子破得太難堪了，請你借一根針給我補一下吧。』

碰了一個釘子還不甘心，我又在向那位矮而胖的看守請求了。

『馬鹿！你回大鳥去補吧，這裏誰借針線給你！』

爲了整天只聽到這些東西罵我做「馬鹿」，我真氣得頭上冒出火來，我想放開嗓子大聲罵着：

『馬鹿，馬鹿，你們才是真正的馬鹿，十足的馬鹿！』

然而這聲音，只能在我的喉嚨裏響得。

×

×

×

沒有針線怎麼辦呢？眼看得襪子的破口一天比一天大起來了，昨天還只有三寸多長，如今快到一尺了，如果不趕快補好牠，整個地都會受到牠的影響而破完的。像那個有神經病的小姑娘吉子一般，索性把襪子脫下打赤腳吧，這雙尖尖的，曾經被母親用三丈多長的帶子纏過來的「改組派」小腳，又怎能出得衆呢？她們看了我的小腳外面，已經驚奇得了不得，如果真的把一雙幾乎像紅辣椒一般的肉腳給她們看到，那是多麼丟中國人的臉呵！不能，我絕對不能這樣做！

那麼究竟怎麼辦呢？出獄既是遙遙無期，而又沒有第二雙襪子可以換洗，再不把破縫縫起來，還不知要受多少侮辱呢？

想着，想着，腦漿幾乎要迸出來了，但仍然沒有想到一個不用針線而能將襪子補好的方法出來。

我完全成了個傻子，有時竟這樣想入非非：

——在這個年頭，只要思想前進，不甘願做奴隸的人，誰都有坐牢的資格，有坐牢的可能。那麼許多人為什麼不預先藏好一顆針在衣縫裏，或藏好一張紙，一節鉛筆在襪子底下，以預防坐牢時用呢？最低限度，也該知道多穿雙襪子多着幾件衣裳吧。

——蠢保，真蠢得傷心！

但當清醒的意識喚回了我的「傻想」後，我又會自己罵起自己來。

哈！這簡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發明，是上帝賜給我，僅僅只賜給我的，最聰明的智慧！我找到補襪子的方法了，不用針也不用線，但我能將一雙破了一尺多長的襪子補好，而且我能補得非常結實，不到整個的襪子損壞時，牠決不會先破爛。

開晚飯的時間到了，我的心裏充滿着壓制不了的愉快，我端着「辨當」，（註四）只

是優笑着，她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良子竟把我當做吉子第二看待，她以為我也有神經病的現象了。

自從入獄以來，從來沒有吃過這多飯的，今天把「辨當」內的飯，一顆都不留地通通吃光了。

我很從容地在筷子上撕下兩根篾刺來，一根大點的，當做牙籤，小的，就當做我在一剎那間發明的針用。

我居然有這樣的本事，能夠不脫下襪子來，而能把牠補好。

第一步，我先把襪子往下一拉，然後移轉方向，把脚跟放在前面，再翻過來，就在那破了的的地方扯下兩根紗，再搓成線。於是工作便開始了。

這時良子，吉子，還有兩位老太婆，她們都眼睜睜地望着我，良子看見我扯下兩根紗來，就很着急地說：

『更破了！襪子更破了！』

但我却滿不在乎地回答她：

『不要緊，立刻就要補好了。』

她還以為我在說瘋話，誰知我已經把一根小得像絲線一般的簾刺，搓成了一顆針，把線套在上面，就一針一針地鑽過去，因為襪子是鬆的，不像布一樣緊，所以鑽時非常容易。

『聰明，謝樣真聰明！』

良子是第一個贊美我的，立刻她們三個人都笑起來了，看守忙走過來問：

『幹什麼？』

『看她補襪子。』

良子向他媚笑了一聲，於是看守不生氣了，他也把臉貼在鐵窗上望着我一針一針地在鑽。

『了不起，了不起！』

他帶着譏諷的口吻說着，我並不理他，只是小心翼翼地做着這件偉大的工程。

不到五分鐘，襪子完全縫好了，除了線粗一點外，其餘都和用「真針」做的一樣，沒有什麼缺點。當我縫到最後一針時，我像生下了一個難產的孩子一般感到輕鬆，愉快，精神上得着了無限的安慰！起初很擔心「針」會忽然折斷，或者線不夠，如今却一

切如意了。上帝，這難道是你賜給我的智慧和機會嗎？

她們都用愉快的微笑，慶祝我的成功，我雖然當時沒有機會照到鏡子，但我相信那時的臉上，一定充滿了勝利的喜色的！

一九三六，八，四夜

(註一)味噌，是日本的一種湯名

(註二)馬鹿即混蛋的意思。

(註三)指我們寄住在那裏的大鳥公寓。

(註四)日本人把菜和飯都裝在一個飯盒裏，隨身帶着吃的，叫做辨當，獄中的犯人，一律吃那五分錢一個的辨當，裏面只有一塊臭魚，或者兩片蘿蔔，一小碗飯。

剪髮小史

樊秀林

剪 髮 小 史

11

民國九年秋季，我離開故鄉，遠走到千里外的武昌省城，投考省立的女子師範。當我在家鄉時，讀了上海北平新出的書報，已經知道有女子剪髮這回事，覺得此事提倡的實獲我心。本來就想即時也剪掉那勞什子的頭髮辮，限於環境，未能如願。到進了女師，看二百多同學，也一個未剪，又不便先於發難。素性就懶得無以復加，手又生的特別笨，在家時還是母親給梳，有時隔幾天梳一次，已經麻煩不堪，然而不得已時，自己還可以胡亂辮起來。進了學校，規定非挽個髻在腦後不可，這我就沒有辦法了。頭髮根本就不會梳，而況於暗中摸索挽髻乎。於是天天請人梳頭。早上坐在梳洗室中，打開頭髮，等有人來了，好請人順便梳起來。當然不認識的人，又不能請，初進學校，熟人無幾，去早了，還沒有來，去晚了，又都走了。往往弄到別人吃完早飯，自己還出不了梳洗室，苦不可言。到了第二年春天，開學後就漸漸忙起來。時常到了梳洗室，已經空無

一人。大家都起早收拾完，用功去了。再到課室去請人來梳頭，當然不好意思。即是趕早去碰上人在梳頭，瞧着人家那份趕緊的勁兒，就知人家要去用功，也難開口。於是我只好自己梳頭，梳得七喘八喘，流汗遍體，也不必說了，而況終於梳不好。若不刷水，又像一個毛雞窠，刷上了水，又梳不緊。結果弄成個墮馬髻式，吊在後腦杓子下。我日日受着這附骨的厭煩，就在五月間的一個黃昏，決心剪去了。

剪的時候是很偶然的。因為晚飯後天還不黑，大家都照例的洗臉，擠在梳洗室。趁此休息之時，請人順便梳頭，第二日就不再梳了。也有早上用功，趁那時篋頭的。那日正在梳頭，隔壁一位拿着剪子剪劉海，剪完了放在桌上，我順手拿來剪指甲，並和代我梳頭的朋友說：『我們若是能剪髮，我也不天天煩你了。』她說：『那裏能剪，若是可以剪，大家早剪了。』一人就說：『有什麼不能剪，無非你看我，我看你。我早想剪了，若有一位先剪，我決定作第二個。』還有三人，也有同樣的意思。難就在那個第一人，而第一人又怕剪了沒第二人，則一人光頭，頗難為情。我聽見她們的話就大聲說：『我可以作第一人，不知你們決定沒有？恐怕我剪了，你們又不剪了。』四位都賭了咒，說『必剪』，只要看我的頭髮掉下地。我哈哈大笑說：『如此說來，第一人有何難

哉。這不是剪子嗎，等我剪給你們看吧。」我順手把頭髮從朋友手中拿過來，使勁幾下子就剪完了。把剪子伸去，請那四位也剪掉。她們也依次剪了。我自己去了那附骨之疽，好不痛快。如飛的去到草地上，去到自修室，擺給大家看。並大聲宣布，我們有五人剪髮。同學都快樂的大笑剪的好，明天她們也要剪呢。

那個當兒，已有人報告了監學和校長。校長進來，召集全體同學訓話。問我們五人，為什麼剪了頭髮。問得有相當的嚴重。我們實在沒有為什麼，不過覺得頭髮是自己的，自己不願要它，就剪去了，也沒有什麼。除我是不會梳頭，她們四位確是非常用功，就照實說，是怕耽誤功夫。校長聽我們並沒有說個啥道理，就叫我們明天早上仍舊把頭髮梳起來，若沒有髻，是不許進教室。空自歡喜一場，一夜煩惱，自不必說。清早起來，走到梳洗室，五個人啞巴吃黃連的對笑一陣子，忙着來梳這短髮的假髻。誰知昨夜剪下時，大有今生誓不相見之概，把頭髮擲於地下，棄而不顧，早被老媽拾去。今早要用，又遍尋不得。只好姐姐妹妹的央求一圈子，這個一絡，那個一絡，送給我們。先用線綑起來，把自己短髮扎起，再把假髮綁上去，挽一個髻兒。那還說得上好看嗎？根本借來的頭髮，與自己頭髮顏色就不對。而況四圍剪過的頭髮，長長短短，勉強個老道